

### 太原特色公园系列

## 怡情西山

程静杰

# 探寻雁丘园

湘 晋

九月初,途经南内环桥东汾河景区段的时候,忽然发现,原来由一排排松树环绕的“雁丘石”不见了。路遇一景区保安说:“在汾河景区北端,新建了雁丘园,那块石头搬那儿去了。”又过了几天,再次路过此地时,却看见那块“雁丘石”又回到了原处,几个工人正在做加固事宜。一问才知,由于这块“雁丘石”与新公园不配套,就又搬了回来。

这块“雁丘石”,是上世纪90年代末,汾河景区初建时,兴建的第一批文化景观之一。有人曾提出建议,汾河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渊源,仅用这么块简单的石头,不能表达它在汾河文化中的地位。今年果然在太原段汾河的北端,修建了雁丘园。

到了滨河东路向阳店路口,对面路西的汾河景区边上,一排古色古香的建筑,十分显眼。正中间是一座高高的楼阁,名为“好问楼”。两旁是长廊,长廊尽头,是两个小亭阁。

穿过好问楼,对面有一块长方异形巨石,石的顶端,有两只展翅飞翔的大雁雕塑,石的正面上刻有元好问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一词。背面刻的是这阙词中的名句: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?直教生死相许。”旁边则有一古代男子装束的人像雕塑,当然是元好问。

好问楼的前方,有两汪由河水形成的湖泊。湖水边芦苇摇曳,湖水里野鸭游弋。在湖一边,有一群大雁的雕塑,远望时,有展翅欲飞的感觉;湖水另一边,有一块石头上刻有红色的“雁丘”两字。走近一看,从石头的形状、大小、刻字,与南内环桥东汾河岸边的那块“雁丘石”相比,确实是小了一些,新了一些。绕湖而行,走到好问楼的对面,亭台楼阁倒映湖水中,别有一番意境。望着园区北面跨河大桥的斜拉索装置,像是两只展开双翅的大雁,在汾河上空飞翔。在好问楼的亭台上,远望西山,绵延起伏,黛色朦胧,与近处的湖泊水岸、树林灌木,还有掩映在林木河畔之中的木制栈桥,构成一幅怡人的画卷。

园区路旁的路灯是两只大雁衔灯的造型,路边的铁艺围栏,是两只大雁在空中飞翔的场景。让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大雁故事的浸润。凡是到过雁丘园的人,都知道了元好问;都多多少少被两只大雁的生死故事所感动;都记住了名句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?直教生死相许”;都看到了诗就在眼前,而不在远方。这正是雁丘园带给人们潜移默化的益处吧。

时值中午,草坪上,湖岸边,长廊里,有扎堆野餐的,有在长椅上休息的,有三三两两聊天的,有静神冥想的,有眺望远处风景的……

自从父亲去世,母亲身边少了贴心的人,孤单感如影随形,情绪难免受到影响。母亲的腿也一天不如一天,下楼的时候越来越少,血压一直高居不下。

秋天了,山里风景如画,美不胜收。我提议开车带母亲转一转西山,看一看红叶。于是,我开着车带母亲和大哥从长风西大街进了山。

秋天犹如神奇的画家,用画笔调出多彩的颜色,涂抹在一座座山石上,山体变得五彩缤纷。从浅黄到深黄,从浅绿到深绿,从浅红到深红,东一笔西一笔随意挥洒,画成会舞动的画卷,让人沉醉其中、流连忘返。

山中出现岔路千万不能大意,走错一步不知会到哪里。于是,我们用手机导航,把最终目标锁定在天龙山景区。顺着山路弯弯绕绕、起伏伏,相似的景物不断闪过,时间长了难免会产生视觉疲劳。大哥坐在副驾驶上不时回头嘱咐母亲,累了困了就睡一会儿。不想母亲却说,这山里的风景要不是老二拉我过来,估计一辈子也不会看到,好看的东西太多了,看都看不过来,哪还有时间睡觉呢,我,一点也不困。

汽车盘行向上来到山顶的停车场,我们下车倚栏眺望,东面的景物尽收眼底。远处一块泛着白光的水域是晋阳湖,在我们眼里它

好像白玉一般静静躺在墨绿色的烟笼中,等待人们的爱抚。晋阳湖西面的晋阳大道由北向南延伸至远处,像天上飘下来的玉带舞动着欢快和希望。

进入天龙山景区一定会路过网红桥。我们把车停在桥的顶端,先是观赏了一番网红桥的奇美造型,又欣赏了远处的秋色美景,然后才靠着栏杆留下合照。

下山的时候已是中午,我们在晋祠景区找了一家饭店,美美吃了一顿。休息了一会儿,用轮椅推着母亲参观了晋祠,尽管来过多次,但这次还是有新的感受。

回家后测量了一下母亲的血压,居然降了许多。



拍摄时间:2023年11月  
拍摄地点:晋中市榆次区

深秋时节,榆次百草坡森林植物园的银杏顶霜傲寒,不屈地展示着自己那满头的金色,仿佛告诉人们,秋天马上就要与我们告别。

杨靳葆 摄



## 行走 山中秋色

张少芳

当街头的银杏叶开始泛成金黄,当公园里的菊花丛丛开遍,当小区里的爬山虎由翠绿变成紫红,秋天就像个魔法师,于无声处悄悄地把大自然改变了颜色。繁华闹市间的秋色如画家笔下的工笔画,是精致的华彩。山野中的秋色是别样的一番风景,没有人工的栽培和修剪照料,完完全全是自由散漫地生长,如同肆意挥洒的大写意。

远离繁华闹市,驱车前往西北方向的大山深处。中北大学校园的西北面,连绵的群山一眼望不到头,汾河峡谷在群山中穿行而过,这里依旧保持着山野的原始形态,山里的秋天渲染的是野性的恣意。阳

曲县境内的架山高耸,山势逶迤,仿佛龙脊曲折。秋高气爽的蓝天下,是大山的刚峻,原先满山的翠绿,这时也被秋风一扫而改变了颜色,一簇橘黄,一簇深红,一簇浓绿,各种颜色自由分散,就像被谁随意一洒,落在哪儿就在哪儿安营扎寨,有种宿命下的安然。而那没有被植株光顾的地方,露出来的是黄土的本真,或者就是青白的岩石,冷峻刚毅。北方的山就是这个脾气,干旱居多的气候不适应阔叶植物的居留,只能是灌木丛密布,更多的是带刺的棘丛,让每一个穿过棘丛的人都在身上留下些痕迹。带刺的植物有的是可以

食用的野果,比如那挂了一颗颗圆溜溜酸枣的树枝上,就伸出又粗又长的刺,要想顺利地摘一颗酸枣来尝,必得忍受刺扎的洗礼,否则只能望酸枣而兴叹。要是碰到一片橘黄耀眼的沙棘丛,那就更让人兴致大增。那密密的一粒粒圆润的沙棘果下面,是更加密集的刺儿,忍着刺扎折下一枝,去咬一口沙棘果,还得小心翼翼地以防刺儿扎了嘴。往往是舌尖上享受到酸酸的沙棘汁的同时,嘴唇上、脸颊上还得被扎上几下,让人爱恨交加,但还是忍不住尝了又尝,就是喜欢这酸里带着一丝丝甜的味道,让人欲罢不能。

穿过棘丛终于登上山顶,此时极目四顾,一侧是沉寂下来空无一人的村庄,另一侧是深深的峡谷,汾河水蜿蜒而过,宁静致远的心境油然而生。

下山路过新寨村,但见其中一个偌大的院子里,一排整齐的窑洞露出空洞的门窗,而院内的枣树又结了一季的果实却无人问津。挂在枝头的红枣已被晒干,掉落在地的红枣也铺了一层,摇摇树干,又掉落许多。我们随手捡拾,不一会儿就收集了一兜。在这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院子里,我们重新拾起秋天里大自然的馈赠。

山里的秋天,朴实、自然,充满野性的美。